#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憲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孟啓疆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性理三

心

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

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

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説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説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説心是合理説如説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惟心無對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来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心者氣之精爽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

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

生生不窮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

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説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

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粲

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禀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

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没理會了説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静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殻之内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内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牕中有一猴這邊呌也應那邊呌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

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

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别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

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汚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

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

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當初心下只趨向那邉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説湯武反之

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来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

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

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横渠心統性情之説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

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沈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

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此心至靈細入豪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到那裏下面方来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也到那裏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箇物事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荅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李德之問明道因脩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

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竊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如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

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

為之主則外邪却入来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却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别思一件事便不可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内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

方賔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郛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可學謂郛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郛郭中之有人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為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

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為仁曰必當為有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者也可學謂心豈待發而為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梏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盖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未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

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為正曰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這般處元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孟子之意只是如此

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體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體用之體不同

横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

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
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
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迸教
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
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
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

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

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

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地之心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閒

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

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不禍更轉為福福更轉為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為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以上語類四十九條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

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盖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

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来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

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答蔡季通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喻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别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

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説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

来示又謂心無時不虛某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汩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亾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揉而

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顔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攧撲不破絶滲漏無病敗耳髙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

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

答張欽夫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隐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别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叙天

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别有大本為仁之外别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答張欽夫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

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李叔文

易傳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

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獘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答方賓王

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為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

斷即人欲便行矣荅鄭子上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荅鄭子上

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沈沈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

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為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答陳安卿

問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云云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

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為䰟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䰟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䰟定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虗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有主神之蟄故虗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隐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眹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

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為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静而為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静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静中之静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静陽明陰濁也夢之

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

答陳安卿

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

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答陳安卿

問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答張敬之

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

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荅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葢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

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答石子重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某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

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答李伯諫）

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

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

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答游誠之）

伏蒙示及心説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别有真心而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葢胥失之某向荅二公有所未盡後来荅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録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

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

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别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

待反本還原别求一箇無存亾出入之心来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亾不亾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耶如此則便是向来胡氏性無善惡之説請更思之却以見教答何叔京

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

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

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答呂子約

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静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来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與答呂子約

操舍存亾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亾

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

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閒區別眞妄又不

分明兩者葢胥失之要之存亾出入固皆神明不測

之所為而其眞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荅呂

子約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葢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

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

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答黄子耕

或問佛者有觀心説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

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閒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

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

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

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觀心說

問横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横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

無可思量矣答潘子善

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来時體看只在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閒斷耳答李晦叔

問煇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毋使一豪私意雜乎其閒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曰罷却

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答李晦叔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答或人

某桉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廻之說矣天地生物人

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胡子知言疑義

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

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胡子知言疑義

問淳嘗著心説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

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隐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盖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盖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閒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

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禀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閒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葢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

之既感也則姸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
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
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
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
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
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
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

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盖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閒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

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已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

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葢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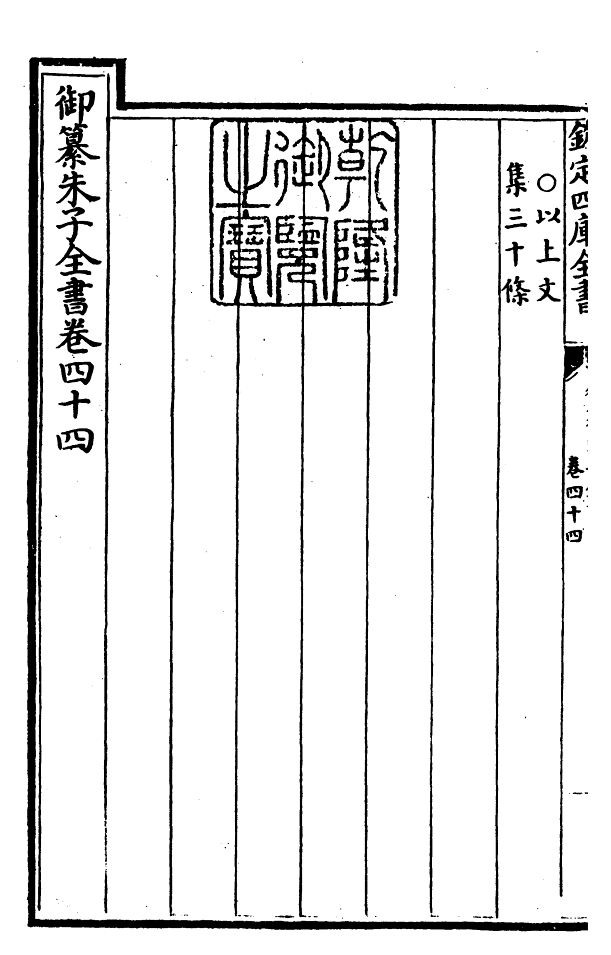
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隠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懐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

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夭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

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滚同説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

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答陳安卿

○以上文集三十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㶾憲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五

性理四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

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以下論心性情）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否曰心與性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間別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虛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别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

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隠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

性雖虚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性本是無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却虚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心以性為體心將性作餡子模樣葢心之所以具是理

者以有性故也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亦難說嘗曰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

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

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

影知形之意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

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禀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歎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悖於古人

舊看五峰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来

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説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説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葢心便是包得那性情

性是體情是用

人多説性方説心看来當先説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

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性情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来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

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来者元無不好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横渠説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説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説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孟子説性不曾説著性只説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

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穰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内到發時却是性底出来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唤作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

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隐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情也有心與横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静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静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来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

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

問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秫種有秔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凉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有凉證這便是情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

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徳此言甚精密答馮作肅

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令不暇别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答胡廣仲

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葢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答徐彥章

所諭心性分别不知後来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

此處分別只在豪釐之閒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答潘謙之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

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元亨利貞說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

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荅徐景光

問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曰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荅王子合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荅張敬之

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

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為無病蓋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横渠先生所謂心統性情者其語為精密也答方賓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性情之德者與答張敬夫○以上文集十條

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来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

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段舊看易惑人近來看得節目極分明以下論定性

舜弼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

明道定性書自胷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辦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

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豪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

似更把捉不得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

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説物来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来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明道荅横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葢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爲須是内外合一動亦定靜

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

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来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

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来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来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来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

則未嘗動也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味道舉明道荅橫渠書中語先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據自私而用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得說那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則所指亦大闊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總人之私意言耳味道又舉返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說先生曰此亦是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自私

皆一私也但非是専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因横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虚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廓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来而順應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巳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来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

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
亦妄人而已矣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
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
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
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
不積以上語類十四條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

一而内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来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

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

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定性說○文集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以下論情意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李夢先問情意之别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

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荅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某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説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説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以上語類四條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禀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

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以下論志氣志意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旹志字從之從心旹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旹在寅旹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来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来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

問意志曰横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作意横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志乾氣坤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以上語類六條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為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為血氣荅李晦叔○文集

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葢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以下論思慮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學原於思思所以啓發其聰明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問横渠説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别否曰也有分别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

心是義理之心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来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来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内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在外来底天

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来不從天理出来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内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工夫若以為在内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有一件工夫則内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内外交致其功可也以上語類六條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静也答吳伯豊

問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為能窒

慾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曰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答都昌縣學諸生

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答郭希呂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答陳安卿

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

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用力之久必有説以處此矣答程次卿

所諭思慮不一胷次凝滞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草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答王子合

問思慮紛擾如何或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来事某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来藏往

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説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記疑○以上文集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六

性理五

道　理　德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以下論道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辦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

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問前夜説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説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

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楊至之問體曰合當底是體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

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

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别是一箇道理老子説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两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説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説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他説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

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有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閒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

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滅人倫然他却拜

其師為父以其弟子為子長者謂之師兄少者謂之師弟只是護得箇假底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問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

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
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
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
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
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
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
當求之吾性分之内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

幾句最說得好

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閒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 以上語類十四條

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豪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徳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畧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答趙提舉

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虚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濶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閒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

之閒不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答周益公

以道左為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疎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修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答連嵩卿

問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其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為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為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為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

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暫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

見也其所謂修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末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下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其生生之體而言

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閒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汎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某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為丁寧開諭某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

生之教幾殆也某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為近故推之而為鳶魚之説竊以為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為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為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閒天理流行無纖豪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

某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説須俟面求教誨曰來諭一一皆契鄙懐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閒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一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答廖子晦

張元德訓道為行固為疎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説行字亦不為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别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怳惚

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為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強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荅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

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閒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為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荅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荅他不著爾今更為下一語云形而上

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答呂子約

問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為然者蓋以道為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沖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只可言達道耳

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即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曰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諭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沖漠無眹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

之理沖漠無眹非此理之外别有一物沖漠無眹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别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説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説得無閒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説一源無閒也答呂子約

蘇氏曰老子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隐矣故絶仁義棄禮樂以明道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修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絶仁義棄禮樂以

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蘇黃門老子解辨

蘇氏曰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耶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為是言耳蘇黃門老子解辨

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答胡季隨〇以上文集九條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横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以下論理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静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説箇道理未嘗説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

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

缺處

大學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

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

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

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便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

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必大錄云四物皆資土故也　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

此耶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問沖漠無朕至教入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

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子便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

理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番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番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番了道理有背有面順

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些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都過差了原其初發都

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

季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

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以上語類十六條

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為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别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於偏差則非所謂得矣荅吕子約

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

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答吳斗南

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答詹兼善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理

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答汪尚書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别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答何

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以下論德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

於事之謂信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

事父母則為孝德事兄長則為悌德德是有得於心是

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叚看得如何

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黙

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説得然只是引證畢竟

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

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令在巳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巳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葢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

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

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為形狀以上語類五條

乾隆御覽之寶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六